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止齋集卷四十五

宋 陳傅良 撰

祭文

祭兇光居士林喬年

齊魯兩生視漢功臣為貴列國之千乘不如洙泗之一言世固有公論也公名不至仕版而凜凜鄉評不在諸賢大夫下夫豈求之嗚呼士之聞見公者亦可以興矣

功名一時典刑千古形器雖亡道徳如故我等親舊今來哭公三年之喪於此觀禮自今余鄉起孝起敬其誰作之睠言耆老潸然淚零何啻此夕

祭王詹事

吾鄉自昔諸儒有作剛毅敦龎是以為俗中更權臣擯排其尤喬木云凋何草不秋誰其似之惟公嗣興矻立堂堂萬夫典刑梅溪之原簫臺之下公車不駕市無翔價簫臺之下梅溪之原公休於廬巷無違言公行未久

公歸白首邦人父老欲執之手天子起之愛莫止之羽翼四海匪我敢私忽焉此觴涕泗如水百爾有恨不如我同里

祭芮祭酒

嗚呼欲從先生游十年于茲益亦數相遭卒幸相親也而受教不少延何哉天耶人耶前年寓會稽會先生為部使者有來言先生將就顧汝其愧焉尋如毘陵弗敢見明年東還先生適長太學是秋將考試增置生員又

以嫌弗敢見既幸備數諸生先生孳孳焉望某來也比至相待如賔交甚者從二子辱臨拜又命史持立無答拜為是懼也又逾月弗敢告而去嗚呼誰謂先生歟而遽止此也夫苟謂遽止此也其寓會稽必無以愧自違也其還毘陵必無以嫌自拘也況為諸生宜旦夕左右侍而又何忍以過相待一頃舍去夫以位望之殊也法守之察也世俗之莫巳諒也顧小而失大其亦謂之人耶雖然自知求師友所得於天下纔數人耳去年哭劉

莆田今年哭祭酒彼壽考者何限胡為於我師友頻歲而忽焉亡耶且賢者縱不得大用獨不可留限遺吾黨耶且其也固無多求於世無乃亦不獲成就其私志考德而問業耶今夫汎相與類有幸不至缺絶也是謂天耶非耶嗚呼一忤權臣白首癉鄉公論既開時謂宜何位不過卿死無歸居豈惟門人有淚如雨

祭張南軒

吁嗟先生惟以正終如何嘆嗟四海所同欲知先生當

觀之公軍旅有言魏公之子惠我律我魏公是似如其即戎誓與偕死學士有言瞻彼洛師昔在文獻往往闕遺曰惟南軒尚其嗣之朝廷有言豈無他人吏道趍變經生泥陳必若欽夫可以致君去欲其歸病欲其愈及此蓋棺萬事永已亦有咎怨莫或瑕毀嗚呼先生位曾不隆曾不卑卑與人為通抑不立異收聲于躬維學高明維行粹夷維其待物一不以疑匪即求之人實秉彞君子在世勿問勿處譬彼川嶽無興雲雨三農賴之以

藝稷黍矧惟世臣喬木勿伐矧惟儒術不墜一髮生能幾何而堪契闊往歲玉山前年秣陵二公云亡令我涕零又哭先生我懷實并念昔從遊為日則淺辱誨辱愛辱待甚遠自我不見常懼有覸有來湖嶺必惠問我對之翰墨如在右左蒙是曷稱罔敢違墮家有藏書國有太史雖微功業先生不死我心良傷盍不以此

祭薛常州先生

我昔自喜壁立倚天見兄梅潭忽若墜淵梅潭謂何其

要曰損自易魯論餘勿挂眼明年㑹稽我圖西征匪適㑹稽從兄毘陵毘陵何有聚書千卷曰此百氏各有攸見維古相授待豪傑然我辱過施如何克傳約我博我有源有渉譬彼草木自根徂葉匪我無師亦既多友繄兄不逢歳月空乆我無所願没生為役于兄居游無以南北湢湖之上其樂未央為兄食貧去之他鄉兄使淮堧我客都邑繫名春官驅馳靡及霅川之招豈不欲往有婦方娠瑣瑣羈鞅㑹兄來歸我棲旁舍當暑之袢相

期秋夜我嗟我命為此契闊矧今為虐復我中奪魚亦有依鳥亦有羣我實何罪恃無其人顧瞻四方羣公日徂劉不在閩芮不在吳我居數人迺眷相顧幸踰其分罪此之故凡今海內知兄如林我雖庸陋特知之深我觀六藝師自為的書不見詩春秋無易我觀諸子其說並駕佛老見奇申韓每下我亦觀人鮮不異止此有遺事彼有喪已自兄作興廓之大同以斷羣疑匠師泣工人之見之於何不一可以右左衡從伸屈我窺度之惟

心之平豈惟不虧抑靡所增天不生賢生輒不試歎無全材雖全局謂彼尺寸材功在夏屋而棄不顧徒為喬木凡今之人為此隕涕我獨私憂遑恤當世世艱道遠而使我獨有書未完有徒未淑誄之以詩哀哉已而莫知我悲謂我胡為

祭林安之

余游觀天下慱交當世之士以自治益各有長矣矜畏潔修者或亡涉事之具踈通儁達者則放乎繩墨之外

而不可羈刳心而趨約者幾矣又自六經百氏閎畧而廢遺嗚呼安之余蓋徧閱而僅有焉引而寘之諸老先生之門亦不數數焉見之忽今亡矣余將奚望而誰期余游具區還會稽棲遲台鴈諸山之間人迹幾絕安之往往先至而後歸金華之行積雪埋嶺安之之疾侵矣而猶不我遺夫十年崎嶇不便於家不利於有司不遑寧於其躬而無怠無悔是果何求者歟此意寂寥非篤學深思者未易與知也今年未四十多病而早衰自哭

薛常州而百念弛矣獨將求古人之書日與吾徒講玩以卒歲而安之且死則吾志焉往而可為世有公論於安之自不泯沒而非哭之慟則不足以塞予悲也

祭諸葛夢叟

嗚呼夢叟死生安計昔歲薛殂今茲君逝朋友相期扶持絶學慨此存者晨星夏箨君之學問不為遅庭曰意苟誠萬物受命固嘗講論茲道闊大尺矩寸繩其施或隘君曰余聞力行以充力之所至日月未窮閉戶十年

讀易求志朋友謂君不仕無義授官長樂勉君載塗曽

未及期上下交孚少出所藏已有端緒遂昌熾之豈不

大肆衆目棼絲萬命流膏天意何如遽奪人豪維昔子

厚託韓以死君歿見貽琅琅及此徼君之屬於義猶然

我力可及敢不後先酒醴在壺脯醢列几酌古陳奠永

承君意

學官同祭王司業

公於載籍愽覽强識上自班左旁洽百氏然不為空言

而已試之一二其於詞藻清潤豐媚而亦無斷章半簡刻畫名家之意至於心度純明發為樂易望之簡如即不忍去情親語狎間以諧戲俄而肅斂訖事以治葢庶幾德人之容非尚同者之能暨若夫流離虜圍其年方稺南望君親生以為媿間關萬里卒伸大誼是又壯夫節士堅忍僅克而得之天與匪詔匪諭嗚呼諫垣數月攄蘊則未十年外服帝獨簡記晚歸周行善人有比兩學是師用有次第士論方屬乃銜不施栞等於官為僚

有嚴位置公忘等哀家人儕類絕去繩軌惠風和氣胡

然山立而忽淵墜靡人不懷我獨切至寓哀斯文百紙

莫既

祭張簡之

余讀架閣公丈人之誄葢聞兄之能服勞處約有孝敬

之遺風矣晚見其行事自叔父一研一席蠹書敗簡汛

掃庋藏旦旦不懈施及米鹽講若疇昔余既謂是誄也

信而於是重有感也葢余為壻恨不及架閣公無恙然

猶及兄拊諸弟奉仲母以團居也俛仰之間事變不齊西東其廬几筵相望弟哀子經室自為孤嗚呼此余所以重有感也余辱歸妹最知最厚於兄卒葬屬在疾苦斂不憑棺窆不拊穴所以述其平生而銘諸幽者亦不得掛名焉迺今彌年克具觴豆叙德寫哀因以自鐫魂猶可招其在斯文

祭鄭自明

嗚呼哀哉自明余與君游久知君之重其死也自為諸

生固曰士以一死何鄉不可及其居朝抗直自喜每一
進見以所聞於賔客厮役某小人某小人之說察察為
上言之無諱人數以為甚危而君益奮然雖萬死無恨
然而閑其私葢衛生甚謹也嘗訪君愛亭之上當暑命
酒余食瓜果而君禁之勿多食他日過余羹菌以饋君
曰疇昔聞有以茹此死者至今不近也啜茗飲水靡不
慱問恐以疾傷其母嗚呼君誠重其死而將有以處此
矣迺今死奇禍何哉余既甚悲而莫推其故且懼知君

之不詳者亦為惑也天啬其年人害其名嗚呼哀哉自明余故為斯文以哭君也

祭劉端木

嗚呼端木而止於此歟謂其容貌不澤齒髮衰變而無壽徵歟謂其疾聲遽色太喜怒以干和歟抑謂其强心於事而敝敝其生歟而端木咸無焉然而止此將安咎也嗚呼端木其心將以仁其三族其學將以著見當世而庶幾於古人其儀抑抑其言恂恂至於居為畏友出

為拂士而取予之際能不以不義加乎其身於今之世吾見亦寡矣豈古所謂直諒之益木訥而近於仁者耶晚得一官無損於貧母老子穉旁無强親葢擇地而蹈報效如此此某等所以哀籲之天莫知所云也

祭鄭龍圖

嗚呼道之不明亦既千載宋興用儒涵育數世故經術盛於伊洛而王化行乎元祐之際秦漢而下庶幾三代於何文獻奄忽淪替中興戽扶欲起復蹶晚生小子散

無紀繫惟公及從渡江諸老尚有典刑之學不墮紹興季年靡然流俗之弊本之躬行加之講肄充養和平議論方大析義利於秋毫兼博約而獨詣葢伊洛源流與元祐之規摹於是乎在苦節至於長貧静退見於初筮揚名二紀之久致位九卿之二既物論之惟允殆天意之將契我觀人物可為流涕瞻前靡及顧後孰繼公於此時譬之東方未白明星晣晣續飄零之餘緒道倐歘之亨會方有識之自寛俄覆出於意外嗚呼哀哉痛在

吾黨事闢海內矧余從游辱誘以誨舍曰諸生視之沉輩至於非望之期不言之愛儻手援其有益雖身危而不悔嗟今已矣逝將安賴祭具殽而輒止文把筆而屢廢以遲遲之不忍尚發明而有待竟余懐之弗究聊一哀於此酹

祭呂大著

嗚呼理固難言事堪永嘆尚斯文其未熄儻千載而一旦自夫孔門之徒盡經術闕馬遷而下史法亂微言卒

墮於佛老多識不離乎箋傳惟公紹絶學之遺統緬潜心於一貫立六藝之要津涉九流而弗畔既超乘於先得亦加鞭於後倦可謂明古人之大體而能通當世之變汎觀人物粤自秦漢勲臣擅其器畧儒雅隆於詞翰通人焉草草法士焉斷斷以余觀公與夫專善偏長之士豈可同日而論哉若乃推本皇家講明文獻以為藝祖造邦上規周室而仁皇繼體之際庶幾於羲道管晏痛小雅之未復先羣疑而獨辨推公之志歐富韓范緝

熈寧之墜緒振元祐之餘算又將會同錯綜招攜集散回萬牛於絶𣂏手六轡以徐按合當代之玉石出中原於塗炭葢自渡江諸老皆有遺恨者也嗚呼憶學者之初識恠伏焰之方煽及修門之晩别幸後會之猶健相此意之攸屬若一體而中判年偶同而智遲名近侶而實逺瀘騏驥之先徂望孤征於欵段叅彩兮斗没長夜兮漫漫耿余懐其何極訴之人而有恨望新阡而長號兾精爽之一盼

祭朱處士

嗟乎學問散於殊塗而尚德之風鮮選舉出於一科而遺賢之恨多幸清議之在下而吉人猶有自修於其家維公行誼可以堪宗姻之蹤跡襟度可以受師友之切磋位卑而樂施予齒老而工編摩自三尺之童待之若輩行而於一鄉之衆未嘗有所誰何以余百念之俱冷而聞公之訃至於屢歎而長嗟文以悼之我辭不訛非士無誄刻之山阿

祭章端叟

吁嗟端叟今孰不如問其位年弗逮彼愚吁嗟端叟相爾志慕葢達將與當代諸賢在文墨議論之選而窮亦庶幾可祭於社識曰君子之墓中闃無相寄孥於旁盜騎屋山田園半荒士而至此可以悔矣而猶朋師不以四方誰為夏屋能置松柏於何雪霜不待盈尺安陽之南豈無士友胡獨端叟哭者十九或歛之床或沐之柩百爾無恨何必爾後余二十年交滿天下自春徂秋三

泣大雅涕曾未收復奠斯尊侑可無文其尚忍寫

祭張忠甫夫人

鄭子將官由拳維夫人之子贈言卒篇曰予家耄弗暇顧官我慼夫人為之涕漣少學旁舍動經歲年今我求母而為朧阡若彼有母亦惟故牽東西居游各天一邊借云悽依無能粥饘亦有將母朝芳夕鮮老與稱等於家之便百爾好羞不如式還曽是無憾惟夫人也全固也有子而詎俾然相他人無類以利言徼禄徼爵至莫

子憐矧夫人子豈時舍斾再縻之祠葢云惓惓有如夫人願其翥軒豈敢自必乃林乃園凡此克孝厥安以専匪子之為美夫人之賢惟賢實希近在乎娴聯嗚呼云亡見不自先

祭孫忱卿

嗚呼忱卿而死於逆旅歟謂其藉禄以為養歟則田園室廬於吾卿可以甲乙數也為好馳騁倦游而至是歟則疇昔端居簡出雖隣不覿也抑為以資以世以埸屋

得官而勢使然歟則舉不出此也夫士散而之四方畧不過是數者而上焉者則名在當世欲退藏而無繇也恍卿可以免此而卒以逆旅歛嗚呼是不謂之命耶雖然有鄉黨為之辦護有婦族為之受吊者先事之三日壯子適至而帥相聞之歸其鎮之逋俸為錢三十萬而凡事無缺以恍卿之得此又可以見天之報善人矣薄奠告哀文以慰之

祭妻母趙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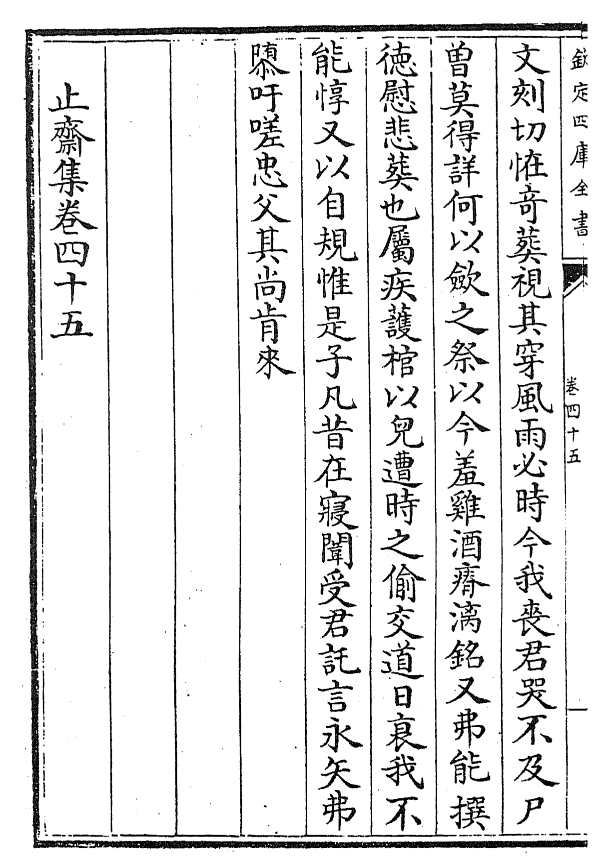
有言城南張氏稱首架閣之配草堂之婦曰惟夫人相其孝友有言安固賢惟趙氏辟雍之孫郡丞之子曰惟夫人是習是佀傅良鄙人辱交忠甫是於架閣則其叔父爰及婚媾夫人季女我觀季女以我貧困旦旦謀食歸田是遜匪教之素誰與無悶相彼從夫及閫外之議相彼愛子惟區區是遺靖惟夫人厥婦之懿自我來壻不見前作夫人猶存可以觀畧今其亡矣將安儀度我是以哭之斯文而誦夫人之賢尚來者之如昨

祭孫諫卿

吁嗟諫卿無年謂何彼日戕生白髮醉歌亦有苦心利析秋毫孰如簡静曽靡殫勞亦有崎嶇暴衣露冠胡然深居而祇自殘薙草彌原匱玉易毀謂天昭昭恭不可理我生空匱多朋為富比年不圖交吊繼訃匪我私哀善類之憂忌予是懲好予是尤吁嗟諫卿稚婦弱子歿與兄訣一語一止豈無胡耇終也暝惑世有權衡誰為丧得吁嗟諫卿萬事葢棺誰俾吾黨聲為爾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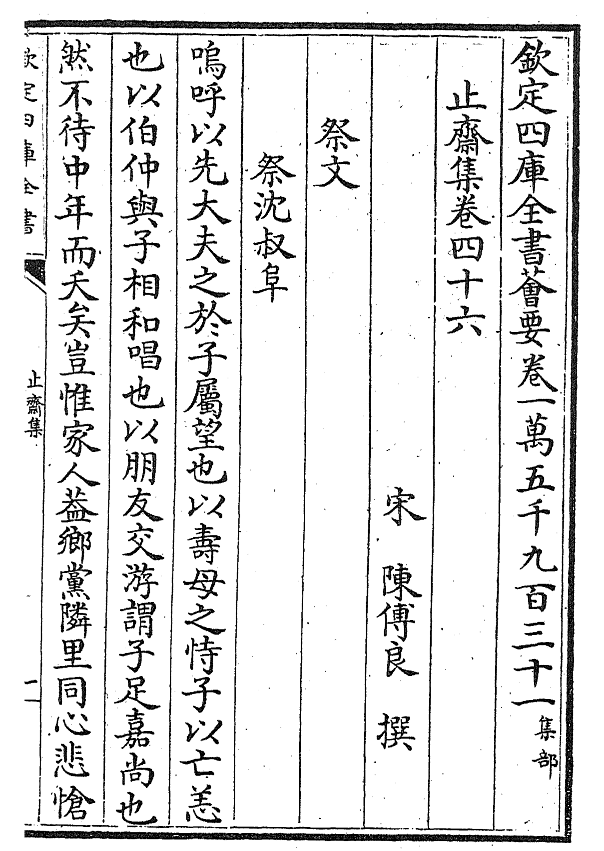
祭張忠甫

吁嗟忠父誰無死生短長幾何胡足重輕崇牙大纛百年之榮孰與身後誦其字名君行之修君學既成方其獨行羣聽以驚有譁笑譏不悔不傾卒底於信家人父兄既信而從邦人友朋有官問政有故問銘緩急之請是非之評隱然衡門重於公卿自昔蓋棺萬事愈明無禄何良不朽有憑我娌則多事違其情君臨人喪治其衾衣或設之祭稽經考儀割絶肺肝放像俎奠其為銘



文刻切恠竒葬視其穿風雨必時今我喪君哭不及尸
曾莫得詳何以斂之祭以令羞雞酒脺漓銘又弗能撰
徳慰悲䕺也屬疾護棺以免遭時之偷交道日衰我不
能惇又以自規惟是子凡昔在寢闈受君託言永矢弗
隳吁嗟忠父其尚肯來

止齋集卷四十五



止齋集卷四十六

宋 陳傅良 撰

祭文

祭沈叔阜

嗚呼以先大夫之於子屬望也以壽母之恃子以亡恙也以伯仲與子相和唱也以朋友交游謂子足嘉尚也然不待中年而夭矣豈惟家人姻黨鄉鄰里同心悲愴

也嗚呼萬事如意豈必永年有一弗爾禍不待旋來者可追往者已然我不能規文以自鐫

族祭八一叔

惟靈厚重之徳温恭之度語無厲聲動無疾步葢嘗深居燕坐玩意緗素娱翰墨以永日時杖藜而觀圃雖比鄰聚訟轍跡旁午而澹然不顧至於里有恙苦族有喪故曽不渝於風雨必躬問而身助若迺内將順於慈母外服勞於諸父彌歷年如一日及二毛而猶慕眷旁洽

於弟姪一色笑而匪怒然其胸中昭然自有繩尺臧否不言莫可欺以智數者矣嗚呼文足以决科而老於布衣實足以長世而不昌於脩祚以歲寒之喬木亦半夜而晞露究人事其何闕莽蒼蒼之難詐覩其前十日而戒客却私昵以密布�兒曹之奚擇曰阿牙其可付余聞繼宗之子經禮攸著豈聖賢謂之弗祥徒世俗以為諱苟牙也足以汛掃門户典護墳墓渺一芥其何啻將九原焉如赴偉顧言之勇甚又古人無以逺過者也惟

是枝華凋零歲月遲暮乏一老之導前嗟衆稱之失措此其等所以羅柩下而長慟想儀刑以摧仆

祭張國紀

嗟呼國紀吾欲誦子之美兮累百紙而莫殫吾欲哀爾夭兮淚懸河而何乾招子之魂兮冥冥其安逝托子之孥兮交貧而力不逮葢自故老之傳書籍具在疾驅者途短軸不折者厚載高明兮鬼瞰其屋愁苦兮弗菑與害曼膚兮鼎食鋭頭兕兮無葢仁三族兮報之豐自營

焉不延厥世以余講聞兮籍甚於目睹兮每背至國紀
而一不酬兮余誰問兮茫昧豈天若不諶或邂逅兮聖
賢以為定計匹夫兮細故將善於勇兮九悔徒長言兮
何尤聊一觴兮以酹

代兄祭林承事

維公劬躬植門自約而贏爰始為儒被之家聲閭閻無
慚鄉閭有稱昔者婦黨缺無侶承克立之後祀事有憑
昔者族黨伯季凋零輯其孤嫠以迄厥成夫人於此茍

忒一能則為善士況是合并奈何無年雖天冥冥嗚呼方女既笄實繁問名公為相攸莫如書生我時鰥居少公數齡迺以我歸嘉我弟兄待不以婿而如輩朋自其室事來諾來評有不釋然輒以我平頃我屬疾中寒善驚公亟問拊彌時不寧及公昇暨省之郡城謝言再三勿揚夜舲誰無舅甥所感此情雅有室廬可以止輿新有子婦可以使令奈何無年胡不涕零刳辱深厚此酒忍傾

祭鄭龍圖母夫人

觀嶽者於麓觀河者於涘猗歟夫人克生二子夫以龍圖經明行修名重天下南渡以來張呂之比而景元絜廉忠信邁往而絶出又為當世儁傑之士譬之天球琬琰和弓垂矢粲然房中重英襲美幾所謂維其有之是以佀之者矣至於龍圖稍稍宦達位逮九卿夫人固為之歡而亦不以景元之負志流落不逢為恥龍圖怡聲下氣坐不垂堂夫人取焉而亦不謂景元單車暮夜赴

人之急難為非是則其高懷遠度兼識二子之才往往
揔攬人物者或有恨於此也嗚呼夫人之裒自喪伯氏
仲懼弗任誓不以仕藥物之良飲膳之旨儻可一笑不
遠千里今也壽終孫曾百指棺槨衣衾聞者興起永惟
人生及此有幾然景元猶哀恫憤恚自謂遺憾葢不但
以遲莫困窮力有所止也其等蚤游門墻欽誦儀軌以
受祉之既多而哭少於餘齒且歳籥之四周凡奠斝之
三跪宜盛德者不然將永傷其曷已況有感於百懷曾

莫殫於一紙

祭梁丞相

麟鳳不摯帝王瑞之木德為春萬物善時維皇龍潛公為舉首天授之相有司之手維皇至聖維天之仁維相休休嘉靖此民澤農欲晴山農欲雨公在相位高秔下黍彼有言戰此有言守公在相位兵不挂口人亦有言誰怨誰德公曰賞刑具在三尺人亦有言匪同斯異公何適莫靡立一意乾道經畧惇熈無為從容其間不競

不隨上之咎言下之觖望弗及其身人自得喪公疾未劇公歸已決帝曰如何咨爾同列至於領祠至於賜第宿留經帷愈好勿替我覿自昔蕭曹周召經史云云如公特少方舜命禹宜師宜保薄海有恨公不壽考公不壽考薄海恨之矧如傳良辱愛辱知屬官窮楚遭歲之繆爰及祥琴文始克就太常有誄太史有傳迺如斯文聊以哭奠

祭劉子澄

惟靈學不事於章句仕從容於禄爵積之身以力久試在邦其大畧我特立而衆同曰好名而奚怍若夫紖企慕於前修圖報稱於隱約豈與世以多違懷良朋而獨樂孰遺貌以觀心悵此風之不作以余交之最晚知君意之匪薄方前猛之切磋收後尤於戲謔何手墨之未乾而遽遺於今昨儻絜酒之可瀆將陳根而亦哭

祭蘇訓直

元祐故家封殖百年百年舊聞嘗失其傳疑將孰問孰

備次詮如公幾人庶幾象賢然而位不過外郎而僅止
中壽是不謂之天耶累舉不第屈于賞延崎嶇州縣曽
諱自言晚以民庸著之淮堧積有令聞爰始綜銓向使
第公之文少而騰騫則于史觀則于詞垣何處非宜而
蹭蹬莫前則天之嗇公非適今日然也嗟乎魏公之功鼎
彛所鐫比及三世中更百邅維先大夫義不附權天下
究之臨汀之遷公論既開忽詣九原凡是天理莽不可
言其幸兹為寮情相後先即之謙謙聽之便便一白不

見而我棄捐寓哀斯文三致意焉而哀不勝有淚如泉

祭張孟皐

我識諸張餘三十年仰止端明恨不執鞭架閣勇為而挺出忠甫肥遯而孤騫雅矢寛夫接於英躔亦有㛰娅聲華滿前我來雙清詩書之淵孟皐妙齡玉潔蘭娟前規後模足不及廛既而諸老淪亡松凋蔓延於赫家聲寖以弗綿孟皐永歎逝將誰愆吾學未就於何食眠習為文詞短章鉅篇駿不可羈闊畧注箋及試場屋句磨

字研務入繩尺以取衆憐屢賈弗就愈強益堅妻啼兒
號語方諱錢必以青衫侍親九泉晚喜世科至於潛然
而其料事察於著龜憂時過於貂蟬每一發憤於酒是
便竟成沉疴殆若自捐嗚呼孟阜工於成家而拙於謀
身有恨於貽後而無忝於奉先求之昔人亦足謂賢我
妻厥姊見推師傅忠何疵之弗告愛何善之弗宣病革
之書筆墨倒顛屬子以婿抑何惓惓會余東歸哭此殯
筵莫塞爾悲為之矢言謂余不信有如大川

祭令人張氏

嗟余與子於窮相遭以子潔清濟余之豪何以觴客取之衾袍殆將兼旬蓬首不膏矧余力學往往獨旦每與視夜青燈在案於焉勞苦於焉咨嘆茍余饑渴則自泣爨凡我族居以私為公凡我嗣息以異為同亦既聲名胡謗是叢亦既膴仕奚歸匆匆雖則信己豈余所獨亦豈無人共此心曲知余孰深愛敬之篤子嘗有言舍我無復嗚呼子病之久余靡所愛顧笑謂余日月有待疇

昔之夢雲鸞下逮夫豈凡骨而及斯賚余亦宵夢殊庭
祕嚴有二黄冠縞衣襜襜求子食器與子鏡奩而遂棄
余曾日不淹嗚呼以子生平死且有守奈何㠯惰失此
益友强欲述子悲製之肘尚圖能言託子不朽

祭林懿仲

我老哭子云胡不㠯豈以斯今徵子之才有才如子學
以自培少却寘之辟雍蓬萊而年不逮公論之開是懸
於天我㠯何哉我懷古人風凋誼零匪無羣居謂為友

朋亦既樂推俄而譏評亦既洽比俄而肯憎誰其廿年篤師一經凡曰同門視猶弟兄毀譽合離弗移弗傾譬彼松柏可以永齡則知我良豈徒私情嗚呼喪歸自淮潛焉曷勝屬我悼内拊棺未曾今辭酹之尚其歆聽有盡之觴無窮之名

祭瑞安宰留公弼

吾邑之難聞於浙閩有廨一區洞無門垠籍入誰家何所就詢邦賦有常夫豈不仁令日敲扑吏加斧斤役無

完家帑無見緡累歲于茲交相為貧閭有惠令不怒以嚬譬彼沸鼎而忍益薪匪憂則慚以及其身自我公弼飭壞為新一術不施笑言津津役户晏開吏袍前陳州家曰能使家曰勤且以其暇豆觴佐賓縣門之樓圮為荆榛忽焉山立曽目不眴以此長材與意之真豈徒百里可以長民輯睦怨慝整齊紛繽寘君其間亦志可伸遽止斯耶天何旻旻自君屬疾愁聚為羣識者于豎昧者于神冀其壽祺以勸後人閒之不起萬里霑巾我忝

同登晚交益親况此酹别不知所云峴山之石巋然嶙峋尚刻遺愛庶幾不泯

祭潘省之

嗟予惟靈以家學之末顯擾巍科以娛親以里仁之未慱求三益以淑身恵分人而清約嚴律已而殷勤若夫歸愛女於心許擇冢婦於素貧資壯士以趨急遜旁枝而圖新皆在昔之所難得一節而過人迺具美而弗矜爰好修而益振自發軔於州佐亦彰纓於京塵有衆允

之噓拂無一疵之緇磷雖混迹於筦庫遂揚名於縉紳及兩鬢之已華領壯縣而獨欣棄訟銛而弗設惟經師之是遵豢累政之短長從百里之笑嚬酌民言而徑行或黄堂之未聞有負租而弗問奚加賦之敢云積棠陰之劬勞忘梱内之欠伸俄遺恨於偕老遽傷和而損神嗟乎志如公之闊遠行如公之真淳儻少假之歳年將策足於要津蓋庶幾於有德輯羣駁以為純忽兩襯之旅歸徒夾道而酸辛某嘗同升於仕版又洽比於昏鄰

方欽遲於晚休尚幸陪於後塵隔古今於一觴故不知涕泗之沾吾巾也

祭蕃叟弟母夫人

嗚呼悲夫季路之母及於負米而不得與其子共禄於三釜孟子之母及於衣衾棺槨之美而不得與其夫偕老於五鼎自古賢者固多遺恨吾於吾孀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一觴之奠永隔千古嗚呼悲夫

祭沈次卿

吾每過吾邑必款二沈之門以資舊聞訪遺跡也元誠云亡官無諏咨之助士無切磋之益幸公無恙尚有典則言可記注行可蹤跡而止中壽誰不沾臆嗚呼十八丈之賢蓋庶幾徐孺子元魯山焉而世無孝廉之科竟淪謝於幽仄相彼後進車馬赫奕韋布三葉令人太息始余過邑多見往昔游有觀潮翫有古柏追隨諸公好我顔色自公獨存我亦皓白恨不鄰巷相與朝夕日治草具屈為上客我懐則多豈以飲食曽謂背面存亡之

隅文以哭之未敘潛德匪無强宗為刻拳石

祭豊山陳國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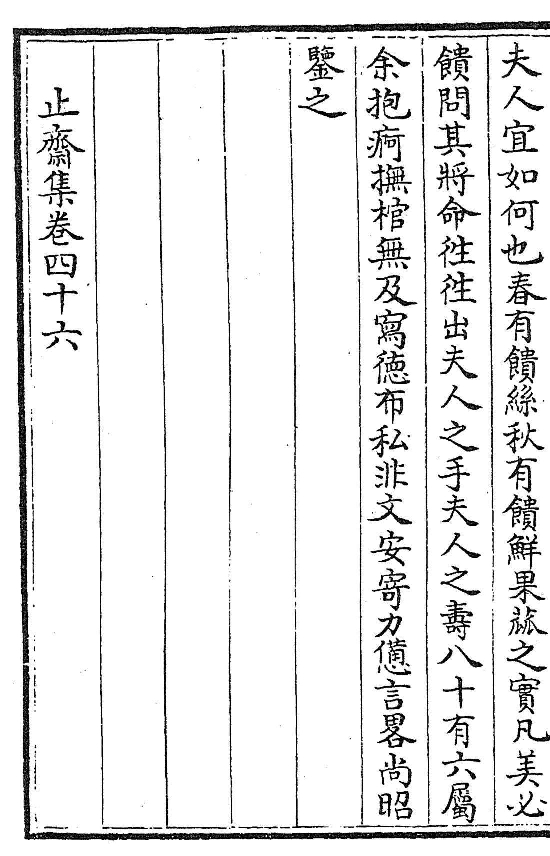
嗚呼自昔格言誰敢闕 種德之久仁及閭巷悼内屬耳而遽至此何歟余覩氣貌甚偉言動有常下逮僮奚不見呵詰是豈不足以壽歟食饑衣寒勿問疎戚東塘之成通國利之是奈何不享其報歟宜壽不壽宜享不享神理茫昧世亦多有若夫奕世慈孝滿門問學盎然春和無以致異而賀觴未舉哀絰相尋行道嗟涕

殆未之睹則又何至於此極歟豈禍福無端而自昔格言姑以為訓歟胡能籲天寓此哀奠

祭朱文昭母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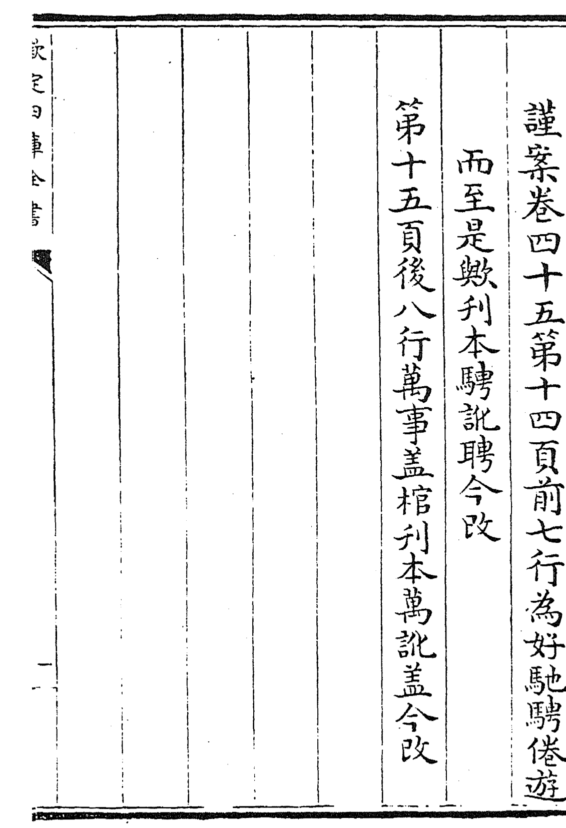
吾友滿天下今四五十年升沈通塞之變多矣益僅有存者率一歲或再三歲惠然造吾門者必皆蒼然華顛者也否則其子若孫以其父祖藉口為謁以請見而非其人矣況於其親則又凋落至閩郡或數百里間有人焉以余之少孤不及奉其親茍閒見之則未嘗不為之

起敬且自愧恨其不若也嗚呼令夫人氏吾友文昭之母則一人之數也文昭自為諸生知名一世屢舉不第而業益修謝客深居而士益附無分寸之柄而吊亡悼屈恤孤而惠羈旅而家不困皆夫人之教也嗚呼何其整也余自罷掖垣謫籍彌久夫人以其女孫歸為吾伯氏婦傾囷以飾其行輟田以佐其養人所諱交無難辭焉嗚呼又何壯也以余少孤不及養其親於閭郡或數百里間見吾友之親則為之起敬自愧恨其不若則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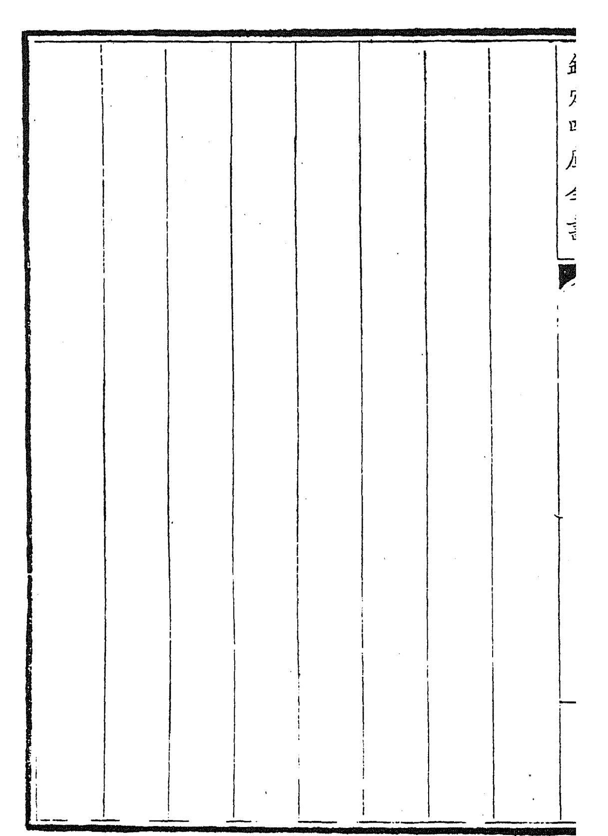
夫人宜如何也春有饋絲秋有饋鮮果蓏之實凡美必饋問其將命往往出夫人之手夫人之壽八十有六屬余抱痾撫棺無及寫德布私非文安寄力僃言畧尚昭鑒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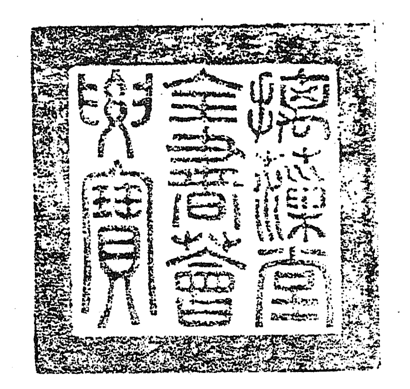
止齋集卷四十六



謹案卷四十五第十四頁前七行為好馳騁倦遊而至是歟刊本騁訛聘今改

第十五頁後八行萬事蓋棺刊本萬訛盖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申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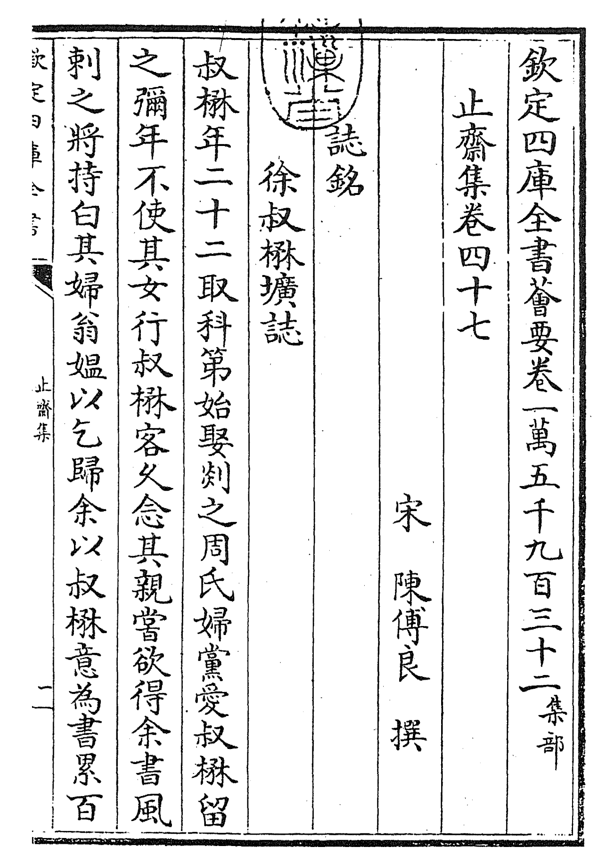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止齋集卷四十七至四十九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百三十二 集部

止齋集卷四十七

宋 陳傅良 撰

誌銘

徐叔楙壙誌

叔楙年二十二取科第始娶剡之周氏婦黨愛叔楙留之彌年不使其女行叔楙客久念其親嘗欲得余書風刺之將持白其婦翁媪以乞歸余以叔楙意為書累百

言道其王母老矣父母日夜望叔楙以佐其歸決叔楙於是乎歸而已病矣余與叔楙同乾道八年進士是歲𦂳鄉貢以第者惟叔楙一人里中慕說之奉羊酒賀徐氏之門者日至他父兄皆各咎其子弟謂吾之不如徐君也今叔楙調長樂主簿弗及禄又去親側逾年以病歸歸之日父母為之愁苦無聊累月而叔楙死嗚呼是不幸耶非耶叔楙名槐温永嘉人一子才周歲以淳熙某年某月某日卒父擴帥其同年進士請墓於郡太守

得其鄉慈雲院之後山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余悲叔楙之親之怨也故為叙其才與志尚不愧於親者如此因以為銘云

林安之壙誌

安之姓林氏諱居實温瑞安邑人父堯賓母王氏安之以淳熙二年十月丙申卒以其卒後之六十有二日丁酉葬于邑西偏三里之横山余既為圖銘於東萊呂伯恭氏而壙不可無識也葢安之從余游最久余在城南

時羣居累數百及屏仙巖之陽至者益十一而安之實先越數年寓會稽之石氏藏書房至者益百一而安之又先明年繇太學還過越安之猶栖然凍餒逆旅以竢將行天台則安之東書僦僕矣余察安之勤甚矣而趣好雜因辭却不與偕比至天台安之已蹙容俛立户外以請由是不以涉事物毫杪分志而趨於學余師友雖在數百里外必往依事諸公見安之咸曰佳士佳士年止三十四其莫也同舍生為之槨悲夫

趙夫人墓誌銘

余友孫叔特將葬其内趙氏為余言内所以克相之者而拜乞銘曰昔吾母早世諸弟有尚結髮者吾父春秋高多恙趙氏年二十餘來歸事字尊稺時節其服食飲藥各以意禁嗜無墮缺不自事游飾惟賓祭之饌腆潔必致訓齊兒女色莊如丈人至令僮婢則以惠及雖婦氏其行應銘敢以請按夫人温瑞安東郭人鄉貢進士耆孫之女生三男昭子明子宣子二女歸同郡士朱清

何璠年五十二卒於乾道七年七月丙戌以淳熙三年十有一月壬寅朔葬於永嘉縣建牙鄉鵬飛里西華山之原余聞東郭與金與趙皆清獻公之族熙寧中清獻公之子岏來丞郡夫人曽大父岵從公問家法繇是趙氏子姓有檢守自辟雍正霄以文名天下登進士第者至今不乏夫人行應銘有自來矣余娶城南張氏實金與出昭子而下又從余游皆辭不可遂銘之曰

維系之光維習之臧式謹婦常無年乎何傷

胡少賓墓誌銘

少賓諱序姓胡氏胡氏繇婺徙温至荆湖制置司幹辦公事君諱褒通判滁州君諱袞宗正少卿君諱襄兄弟始著累贈其考諱觀國中散大夫妣趙氏恭人滁州君周氏安人無子以幹辦君之子為後是為少賓也少賓娶薛氏故起居舍人徽言之女世所稱薛士龍者其妻弟也年四十有九以淳熙五年後六月丁未卒於官所十有一月辛未歸葬於永嘉縣吹臺鄉梅嶼山先兆之

側子男五人宗宇守寅定女四人曩余問學於薛士龍氏往往見少賓已而與鄭純全真往還全真雅從隱君子游間一至城邑必食寢於少賓之家余固心異少賓而未之知也前年官行在所少賓適赴調又館於余師友鄭景望氏則日得與少賓處語是時少賓之從弟千秋待湖州監酒闕年方少母老矣不樂其為是官使來換縣主簿若尉少賓念人人擇便利將誰聽吾弟昔授福州侯官尉推千秋嘗適市見宜春走卒問其族子教

授時者忘恙乎曰既亡矣為之涕泣奔走以求歸宜春之喪與其父母妻孥者累日余始知少卿之篤行全真之不苟合鄭薛二氏之常與居有以也其後益聞少賓生平少嗜酒倔彊年三十盡捨故交竊聚糧走千里見縣人所謂金先生者先生名渠之嘗為奉新尉一旦棄官變衣服垢面罵市難近即所可意復危坐講說若經生學士然者最善鄭全真也少賓介以見卒然相歡飲之於酒家竟醉少賓益留縣數月而後歸其所云云懷

不以語人迺更自負恃愛惜非親黨慶唁未嘗出門巷獨旦暮與士龍孫處厚子詩相追逐上下議論士龍名在天下士爭趨和其言少賓亦自立我務不為同於子詩尤各出奇不相降下余頃聞滁州君初讀書天慶觀故相秦公在永嘉聞其名出不意杖策來覘之君方讀孟子書不為輟也秦因誦宋勾踐一章以感諷君君訖其去如初旦日且不還謁秦公再相有以君為薦者曰是固以三顧望人者耶滁州竟官不達死幹辦君以布

衣從大將岳飛定羣盜僅得官以死少卿稍貴亦坐言者謂尚胡寅趙鼎之學擯十餘年不用少賓志益壯連調官丁内外艱不赴晚監湖酒名字纔出未幾死矣胡氏父子葢如是宗来乞銘其可無辭叙哀之乎宗盡得外氏書率諸弟力學或者在茲耶銘曰

璞也而或以為珉佀也而或以為真徒以屈伸云誰不泯吁嗟乎少賓

承務郎陳公墓誌銘

始余入太學故右文殿修撰芮公為祭酒以士之有文行者職掌凡學之事而永康陳君聖嘉為選首余繇是與聖嘉往還甚熟嘗語余吾父春秋高而吾之室亡矣因不復娶以與吾父同卧起者若干年豈忍一日離也而吾猶未免於諸生余聞其言而感之後數歲之官道過永康則聖嘉取上第調處州州學教授遇太上皇慶壽恩授其親承務郎父子益甚樂也明年秋聖嘉忽訪余行都哀經面墨拊膺哭拜曰某不孝某不孝不能壽

先君以及於禄尚不敢死而來乞銘於吾子以究大事惟吾子惠存之余既泣弔即辭辭未就會罷官東歸又道其州邑往往所至以其族子承議郎監左藏南庫公亮之狀訪公之為人頗合且得其軼事葢自熈寧變古役法不以主戶敏愿之士上公給事而浮食與政者類皆惡少州縣不勝其敝里居者同患之然自好非詘與齒也公習見前事獨堅忍不屑去以陰平一縣之賦訟痛自潔謹雖有督察之長欲求其一二過差而不可得

故能究其惠愛於民使當秦漢察舉之法行其因是以著見必有足觀者而其志豈但若是哉以余知其子十年見其休戚之變又得公行事如是是宜銘公諱某字某其先自潁昌徙婺曽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公善事親不以家事累兄弟教子不問費雖事科舉業試不利不愠與人交非輩行不輒相字於童穉未嘗施爾汝家甚貧猶施及親故晚嘗杜門讀佛書閒一日出比鄰歡迎之訖年八十齒髪不甚衰變娶鄭氏先卒男四人志同

志節志質志剛二女適邵去病倪資深男孫三人女四人以淳熈五年三月某日卒明年正月某日葬縣之長安鄉西山原公亮云而志同者聖嘉也銘曰

謂為無位耶子姓以貴之謂為無傳耶鄉黨以譽之茲為其藏後之人易忘也而我銘著之

叔祖母韓氏墓銘

夫人姓韓氏鄉先生汝翼之兄女年二十八歸我族叔祖父歸二十一年而叔祖父卒葬所居前山之陽後二

十六年而夫人卒叔父某以淳熙七年十有一月吉奉其柩祔於山陽之兆葢夫人歸比葬歲復庚子矣叔父泣命某曰吾葬以故緩而今屬吾子銘之也以尚亡悔某不逮事叔祖父不嘗見夫人為冢婦時事而見為母久是時長叔姒亦惸寡家日落二小郎鼎盛門户冷熱異夫人中處與外絶獨教子讀書一女愛甚擇以妻國子進士韓公稟婦子或微過但色不怡婦子謝已則復常雖隣未嘗聞語笑聲者而室廬園田無秋毫損於叔

祖父之舊叔祖諱某字某銘曰

余叔祖父以善士稱叔父繼以善士稱族之顧其妻若母者必以夫人也如之何勿銘

馮司理墓誌銘

君諱施叔字孟博以淳熙六年某月某日卒於家年六十以八年十月庚申葬於永嘉縣建牙鄉桐嶺之下娶魏氏再娶薛氏三男琳瑜瑋五女適吳仲洽林謙餘未行往時吾鄉尚名德貴門地士大夫不茍為婚友永嘉

如草堂先生張子充氏經行先生丁其父氏瑞安如唐
與先生林介夫氏皆名家也數家子弟賓客往往可稱
數君考諱光庭娶介夫之孫女因林氏君得從草堂諸
子學復因張氏得以其仲姊歸經行之孫君三歲喪母
十五喪父家益落而迄以讀書屬文得官居有善譽出
有賡續蓋其所漸習異也府君且卒召林張氏以其子
為寄兩家合教十數年丈人課之婦女飲食衣被之比
君偕計書上名於禮部兩家奉酒相勞苦以為可見府

君地下矣余每論婚友之不可苟於君故有感也余娶

草堂仲子思豫之女則嘗教君者也既習聞其所繇成

就如是而琳瑜又來問學亦雅馴不煩瑜也將葬因述

君官政家政累千餘言以乞余銘余歎曰士宦不達志

不究見何足用書有以孤兒受教於外氏致其身以無

辱其父其可以無傳乎銘曰

維古論人必綦出君克其家誰從得亦惟厥考好逑匹

我銘旌之後為則

張忠甫墓誌銘

忠甫為人嚴重深博善忍事鎮物絕有材智抑不使出其氣貌沈沈偉然文人也年方少連五試禮部不中授持奏官忠甫每自悼不第進士雖宦達將不得與文墨議論亡足以著儒效遂棄去以居養其母儀妻子是正朋友為事益晚而學詩書講誦數年既大通風人美刺與古喪祭上下之交立教微意以為天下國家可推此而理此孔門之所教而傳也益負其學自刻苦貴愛或

言諸朝禄以監嶽忠甫謂徒費縣官亡誼歷三任不食其禄亦不書考執母夫人黄氏之喪自飯含至於既窆凡所以誠信其親者自括髮至於既祥凡所以哀慟其身者質諸士喪禮無不合也初忠甫獨追古輩好繩俗以己學無以寓見則時時為文章銘人父祖有諷有勸皆不虛書於族姻之喪為之治衣衾棺窆紼巫佛强其為此禁其為彼人頗謂恠至交口哂駡之忠甫說甚長而未之服予也及見其躬行極人之所難然後翕然加

敬尊信其說有從之者雖不從者亦内愧莫之敢議也然而忠甫之言曰吾生不免為今人吾行豈敢為古人吾於閭里後進隨和唯諾一若庸庸然吾何賢哉嗚呼忠甫葢已顧避黽勉如此猶久而後與鄉人合使盡已有耶人必且大恠宜愈難合使得其位施行之則必恠之者愈衆亦愈流落不偶不得其志故忠甫一意忍窮以死而非其釋然不屑於世也忠甫與其友薛士龍鄭景望齊名於時而二人皆仕矣士龍一見人主語意合

且大用而為政者不悅去之以卒景望三入朝二十餘年其卒也位不過九卿二人嘗勉忠甫仕忠甫不應久之而道不行功業不就也則未嘗不壯忠甫之決而推遜其高嗚呼是可不謂之賢歟忠甫諱淳姓張氏世永嘉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潘氏休寧丞蔚之女年六十有一以歲之元日卒以其年十有一月乙酉祔葬於吹臺鄉桐嶼黄夫人之兆實淳熙八年也二子几几三女適袁州州學教授潘宇進士劉嗣僖盧趨將葬潘氏曰

吾夫子之友惟陳君在且余家壻銘夫子無以易君者然則其其可辭銘曰

勇避而不趨人以為為異也愁苦以行之人以為為利也我師古人孰令不棄也猶有鬼神殁其寧於地也

章端叟墓誌銘

淳熈八年九月日陳子端已使來告章子之喪曰端叟不幸旦日卒凡兩邑之諸生走相弔其自今將誰糾合以卒業夫子宜聞而哀之余既泣受辭即往之其廬會

哭哭皆盡哀越月端已復來告曰端叟不幸未及有子以仲兄之子士則後葬日得十有二月丙午而士則也幼不任事諸生分治其喪紀而端已實刻其墓敢請於夫子余復泣受之曰是宜銘端叟諱用中平陽萬全人考諱某妣周氏悠聽端叟學端叟從余游最久又因余之金華依呂公伯恭之霅川依薛公士龍而其名遂載於人口耳性溫良汎無不愛於久故能分酸苦於先生長者能受其煩辱之役於其徒相厲以學責難勸義定

為期會程式稽考有誚情游有罰其人嚴憚之則所謂江南書社也嗚呼死生之際可以觀人矣端叟無毫髮氣力無父子兄弟可以納交又無壯子也而兩邑之士交弔聚哭為之執事焉圖銘焉惟恐其有憾且遂磨滅也是可以妄得之耶若是固不宜銘歟娶葉氏先卒有二女顧言以季歸諸鄭氏姊之甥長托之友友合謀以余之兄子師守為之婉葢端叟之志也銘曰

距江五里寺曰寶積循除而西數十步有墣隆然者吾

端叟之宅也止過其下考視此石

朱君佐壙識

公姓朱氏諱興國字君佐温永嘉人考永妣王氏享年五十以淳熙二年十有一月卒君佐娶陳氏生子輒夭以汲為巳後晚得光孫而君佐之喪未練又夭陳氏為君佐之愛光孫也以拱源為之後三女適丁子美項敏中陳宗淵子美宗淵皆嘗薦國子學亦輒不第死葢君佐卒七年汲始克葬於所居里西山之麓且葬陳氏使

為志焉陳氏余族姑而宗淵之姑也予方哀宗淵呱呱二女莫適顧託於是感余姑之經紀朱氏置孫以綿其祀乞言以不隕其名也喜且泣下而刻藏諸窀庮幾其女不忍棄宗淵如其母然而亦以解君佐之悲也葬以淳熈九年十有二月庚申

宜人林氏墓誌銘

建炎間天子揀拔民譽之士一日而除臺諫官四人趙鼎黎確沈與求而其一人監察御史諱惇禮者福州長

溪楊君也御史生縝今以朝奉郎致仕朝奉生興宗甞為尚書郎出知處州徙嚴州余所為銘林氏宜人之墓者朝奉之配嚴陵後母也葢名家三世矣嚴州使人謂余曰始吾大父連以郎官御史召不起晩日益寠興宗生四歲矣而吾母死母賢可賴大父日夜之不樂也而求繼於母家是為宜人宜人雖歸不及大父顧託然竟成其意有信士不能然者興宗不善為言猶能言一二以圖銘於子也宜人嫁槖費且盡而劉氏姑死吾父

至無以買棺斂衣亂計不知所出宜人泣謂曰不有吾頭上一金釵乎鬻之而棺具興宗之為太學諸生也使遺之金若干兩曰吾所紡績得此以資汝興宗之得樹立其身以答元母者宜人之賜也吾父從事臨安以其暇問養生於恩州李處士得其方一切屏事務自壽宜人故清薄亦即將順毀飾飯菜為浮屠氏學以迄偕老嗚呼以大父之不樂念此也至此而皆如其託言無咎興宗悲不能銘若遂不銘豈惟宜人何以慰大父於土

中且宜人余同郡平陽縣人通奉大夫林公祀之季女
嚴州考試乾道八年進士而余又辱爲門下士夫論述
鄉黨之美與諸老先生家事以著之後世抑余志也宜
人二十三歲嫁又四十五歲卒卒一歲若干日而葬實
淳熙九年十有一月某日女婿陳萬章孫男女四人銘
曰
余嘗過括蒼見其人樂道太守之賢而逮事父母之榮
龜井之原今爲此銘孰無人心其永勿傾

止齋集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百三十三 集部

止齋集卷四十八

宋 陳傅良 撰

誌銘

劉端木墓誌銘

端木溫永嘉人姓劉氏諱春以待台州教授闕卒於家大父機父立已戴氏出也端木性冲約事後母孝與兄弟無違於朋友親故用其情然所藴抱貴不為人知貌

言恂恂若庸人然見之者以為亡異也其試禮部余嘗問所為文何如但謝不能已而擢進士丙科復謝是適然耳他日過括蒼端木為其州户椽問政何如亦謝如初比謁其守與郡之善士亟稱端木綜理之才所關白感風凡在官無及之者余與端木同入太學同為乾道八年進士議論往復最密至相好也自其文辭政事不欲使余知之況他人乎顧端木亡矣意所欲施為雖余未得盡知之也世多言古今人不同以余觀端木與書

傳聞所載深厚有德之士異耶同耶端木為吏三年守蒙其力然往往欲挑動之使自有言然後薦舉之近制選人滿歲無舉主且再試端木即怡然將詣吏部而竟不言比其視古人特未知孰難也斯人也而在高位則士或知恥矣少得疾良已比罷司戶時疾復作明年淳熙七年閏三月某日卒年四十五又明年六月某日後母吳氏夫人卒初娶朱氏某州司理叅軍某之女逾年卒再娶宋氏故御史臺主簿敦書之女生一子小趙抱

而養之於其父黨今幾歲十年閏十有一月某日宋與其伯氏奉吳夫人與端木之柩將祔於屋前山之祖壠卜人曰未吉遂殯焉宋氏之弟昌國主簿其能左右其女兄於是殯又能前事請余而為之銘銘曰
有相其孫系豈不昌有刻其墓名豈不長位若年耶誰尸此者天耶

陳子益母夫人墓銘

陳子端已自平陽將父天錫之命來再拜乞銘其母林

氏余方銘亡友劉端木未暇也迺即館中越五六日請不已頃嘗過陳子之家見其父子兄弟少長坐立進退秩秩然無疾呼暴語無咈友之色於是端已請辭曰母氏歸為冢婦逮事曾祖姑奉諸祖母以同居祖行無在者又奉吾父與世父母同居凡五十年矣一佀先生鄉所見然敢以是為銘首余曰吾得銘而母也婦德莫如睦睦莫如能長久而母處三世之族且六十有四年而家人無改於其舊合二難矣德如是人謂之何銘如是

人謂之何陳子再拜謝幸甚其葬日淳熙十年閏月某日其地所居萬全鄉管輿之葉原其壻朱次宣子明畏端已彪也端已從余學彪為比邱

林民達墓銘

民達諱悅姓林氏温瑞安帆遊人祖考諱伯英考諱植妣孫氏娶程氏享年七十卒於淳熙十年六月癸卯男三人開閒閭女適章綎孫男女八人閒早卒程氏亦先十有四年卒初民達葬程氏於所居里之椒原已而遷

茶原遷葬之十有九日而民達卒開以其年十有一月丁酉合窆於茶原而來乞銘銘曰民達善治生甞為余言少遭父喪一日傭者數十輩立門請所使久不能遣吾內慚於是夜為條處而旦授之日力半而功倍以故益矜奮志亦浸長益民達治生以惠為取以華為儉以善忍為斷童僕雞犬養之各得其欲樹木蔬蓏蓺之各遂其宜亭榭門巷藩溷井堰治之皆中繩墨也予鄉之言生理者歸焉嗚呼士習為浮辭以干有司之試苟中

其度即得為官人予之州縣輒不理吏卒搶攘莫能整齊向使不限科目以能見推擇如民達者陳力於世曷可少哉民達余里中人也計天下之大不但如民達者何限然而世常有乏使之患余所以惑也州城之南距瑞安為路七十里土石墊陷行者病溺吏太守數人欲繕宅之重其役不敢起民達慨然夷十里所以為式庶幾當官者見知有氣力者相隨和以自托不朽而亦弗就余讀太史公書至閭里布衣之士有節可以見世而

不遇者皆録勿遺故余之銘民達者如是云

何君墓誌銘

初東萊呂伯恭以經學教授天下之士靡然從之而其所居鄉諸生能自表見者為多吾宗同甫又嗣興之繇是東陽學者視它郡盛矣有何生造者與其族師説一日以謁至余望見生容止恂恂其東陽學者耶與之語出同甫所遺書果道生之父善教子逮學於伯恭甚久造適遇述則皆從邵康侶之學侶之之學葢亦本呂

氏書又言逮至今能卒乃父教事諸咸受其兄教令為學不懈如父在時古者重師友不以其關繫風俗如此哉生以將祔其母杜氏夫人於父之墓既得銘於同甫而以追銘其父來請余余雅不善為銘且杜氏之銘併著夫君行誼甚美雖欲銘之必亡以出同甫之意外然既喜得生又聞知其鄉學所從來於吾心有感也而次之君諱松字堅才曽大父滂大父粹中父汝能何氏來徙婺之金華葢不知若干世而家東陽者於君四世矣

以善輯柔其鄉大姓積貲至鉅萬享年四十八於淳熙辛丑八月壬申卒越二年得癸卯十月己未葬於縣松山鄉寶山原五子女四人壻郭江㲼嵘餘未行孫三人娶杜氏後君六年卒於是祔以君才力曽不得嘗試於世其平生不可得詳也余聞志莫難行於家名莫難著於鄉如君之内事治與學士大夫無異不但整齊之詩書之習藹然其方興也斯不謂行於家乎入其國欲知其人顧衆所尊信者與否何如爾同甫數數為余言宜

銘斯不謂著於鄉乎以此可以觀考其餘矣銘曰

相爾同穴有美不亡以余銘君豈亦可長

朱公向壙誌

初平陽之俗以速葬為不壞而其流入於陰陽家之說與治賓客之事俗成則聞見熟聞見熟則異焉者乃反以為恠故雖知名之士不能免也陰陽之說余不知起何時而知其不出於三代也王季之葬也水齧其墓見前和而後改葬重動危其親也如此由今陰陽家言之

不祥莫大焉而王季子孫皆聖人也子孫聖與愚陰陽家固不論然造周數百年其不得為不祥也甚著若必曰改葬而後有此則文武之生久矣其造周不待改葬也又甚著且三聖人者不知水齧墓之為不祥而不速改是不智也知其為不祥必見前和而後改是不仁也聖人慮不及此焉而今日者曰吾慮過聖人是果足信歟然而舉世惑之何也彼委巷之民怵於其言者妄以其親徼利然也學士大夫豈忍以其親為利而惑焉者

又何也吾友朱𭁭使來告葬曰某先君子以隆興元年某月日卒祖妣以乾道二年某月日卒而二伯母伯兄若弟卒亦若干年矣今為淳熙十有一年某始克以十有二月庚申葬祖妣於邑施巖之西原以先君子祔去墓百步得中𡘋又以葬諸母兄弟凡四柩𭁭也大懼不克如禮經惟先生寵識銘之以免於罪又曰先考病且革有以上世墓不利請遷者先君泣禁之曰暴吾親之骨於地上而苟得活吾弗如死也又曰王母之治命曰

而父生能養死不可去吾側他日葬我必以而父祔䶉之言云爾誠如䶉言其王母以祔葬為是苟祔葬雖死樂也其父以遷葬為非是苟遷葬雖生不樂則朱氏益聞禮者也不惑於陰陽之說者也䶉誦斯言也以為稱首乞銘若是而猶緩葬余故曰俗成則知名之士不能免也余為斯文既以慰解䶉之悲因以勸人子也朱氏世家平陽杉橋里䶉祖母姓章氏享年七十八太學生陞之女父諱某字公向享年四十四娶楊氏子男二人

黻早卒四柩之所謂弟也女四人適某人某人一為浮屠公向能教黼章氏能成公向志楊氏又世守之黼故得為知名士云

胡彥功墓誌銘

余讀陳亮同父所銘胡公濟之墓慨歎天下之才有不能以文自進而老於閭里葢終篇三致意焉今見屬汪萬頃為其子彥功行狀又亟稱其為人同父閱士多顧少許可者而萬頃雅號長者不侵為語言二君於胡氏

父子如此有以也夫胡氏之世昌也胡氏家貲鉅萬中閒少寬弛米鹽靡密愆其故常家事幾廢而公濟且老矣彥功奮曰不可以當吾世害其家以戚吾親也洒一切屏故好背華歸樸向之園池亭榭變而為桑稼之區向之賔客姻舊謝去而身與隷農同淡苦也如是數歲其富如初而彥功亦年已五十於是更治亭園延致賔舊以奉其親觴豆為樂復如初於公濟之卒又求同父之文刻之墓上歸善於其父人常言廢興有命自一飯

不可以智得少有變衰之漸則偷怠不復自强以至於亡亦異於胡氏父子矣彦功諱某起居造次如學者且死為遺戒事事詳整欲以七日葬飯僧若道士必以鄉父老與僮僕之曾服勤者相半葢不惑於日者釋老家之説得年六十四娶黄氏章氏皆早卒子男四人廷芳廷某廷某廷某女適新岳州録事參軍梁竦前監筠州酒陳究將仕郎曹致中黄公鼒孫男女二十有四人曽孫三人萬頃之狀云爾其世叙鄉里具同父之識廷芳

以狀識來乞銘余喜次二文之後為之書曰余聞東陽劇難治而巨室為甚頃過其縣所次舍見其人往往敦樸敬客而崇師友今得胡氏事嗣興其家一以農圃為本自世所謂兼并機變之巧者秋毫不肯也則其風土固厚與所聞反謬而為吏者類以擊强為能孰與訪求如胡氏者旌異之使他族知勸乎余為斯文以告來者因以為銘云

承事郎徐公墓誌銘

公諱迪哲字某姓徐氏世温之平陽人子誼吾友也乾道八年吾友之同第進士者獨余不幸蚤孤不逮事父母而諸君之親尚多無恙里中人往往以為賀未幾連哭弔三四人至是又哭公焉方初第時三四人者或在甲科或為禮部第一人里中之致賀者謂君旦夕宦達其及親宜如何而其親亦自喜幸甚今十三年矣皆為吏州縣類不滿歲以憂去誼立朝稍久以太常丞遇大饗明堂天子加恩羣臣授公京官而亦命下之逾月以

卒嗟乎士宦達不達何足道哉而患故交徧至此余故於銘公悲以感也公慈惠篤厚不緣飾辭終其身於人怡怡其子弟廝役無不意滿而誼復以經明行修善與人交聞於當世益州閭長老嘗識公者見誼即喜以為佀公天下之士識誼者或見公又喜佀誼也誼年且四十未有子公念不釋已而婦娠又念萬一幸得孫而客都下保養乳母未必善視兒也即挈其婦還鄉得孫而公病矣誼倉皇告歸後益棺之日始至公曰苟誼有子

雖不在吾左右甚樂誼曰苟知公不死於其手雖卿相不願也大父某父某娶某氏年若干卒於淳熙十年某月以明年二月某日葬瑞安來暮鄉明教院之後山長子之仁蚤卒於是祔銘曰

夫完而固深坎而厚封樹者是誰之墓歟其子徐子之父歟惟其孝慈足以有此萬有千載誰非人子

新歸墓表

新歸墓表者為林氏作也初唐與先生林介夫葬其考

妣於新歸唐嶼而廬於旁唐㒷在瑞安縣治之北二十里新歸在唐㒷西三里繇先生而下再世葬梓㒷其孫諱松孫始祔唐㒷之墓東百步曽孫諱仲損又祔墓西一里所凡從先生考妣葬新歸者三世於是玄孫幬載將奉其母柩合焉余乃為之表吾鄉去京師遠自為吳越而士未有聞者熈寜元豐之間宋興且百年介夫以明經篤行著稱當世以趙清獻公與其子屼景仁所遺詩次其歳月則先生名動京師矣自部使者郡守丞往

往造其廬問起居況何如肯仕否耶先生方婆娑泉石之間作萱堂以養母未暇出也客至斥床瓦豆具酒歎以延之請與出遊則佳山水無不至者而特罕趨郡是時三經新義行天下學者非王氏不道春秋且廢弗講先生少從管師常學師常與孫覺莘老為經社者也先生故不為新學以其説竊教授鄉諸生龔原深之嘗以易學行世比見先生乃矍然顧恨識春秋之晚也於是永嘉之學不専趨王氏其後春秋既為世禁先生竟不

復仕而周公恭叔劉公元承元禮兄弟許公少伊相繼起益務古學名聲益盛而先生居然為丈人行恭叔之銘沈子正也曰河南程正叔關中呂與叔與介夫同為世宗師少伊亦云爾且曰非詩書勿談非孔孟勿為者以二公所同尊誦如此然而海內之士知有程呂而先生獨教行於其鄉人以其所居里稱之不敢以姓字他無所槩見焉豈非其居勢使然歟要之永嘉之師友淵源不曰先生之力哉先生諱石卒於建中靖國元年考

諱定妣戴氏三子諱晞顔字幾老晞孟字醇老晞韓蚤
卒幾老醇老皆游京師從龔氏學亦不得壽家無壯子
弟失其行事醇老一子曰松孫字喬年者最知名喬年
少孤母曹氏改適城南張公子充嘗舉八行為國子學
録所謂草堂先生也生張孝愷字思豫二子長甚相歡
其尚氣節襟度易直與人傾盡儀容修整又甚相侶然
皆事母孝喬年曰吾母也吾弟盍從以如我思豫曰吾
母也吾兄盍從以歸我率不十日半月必相往還盍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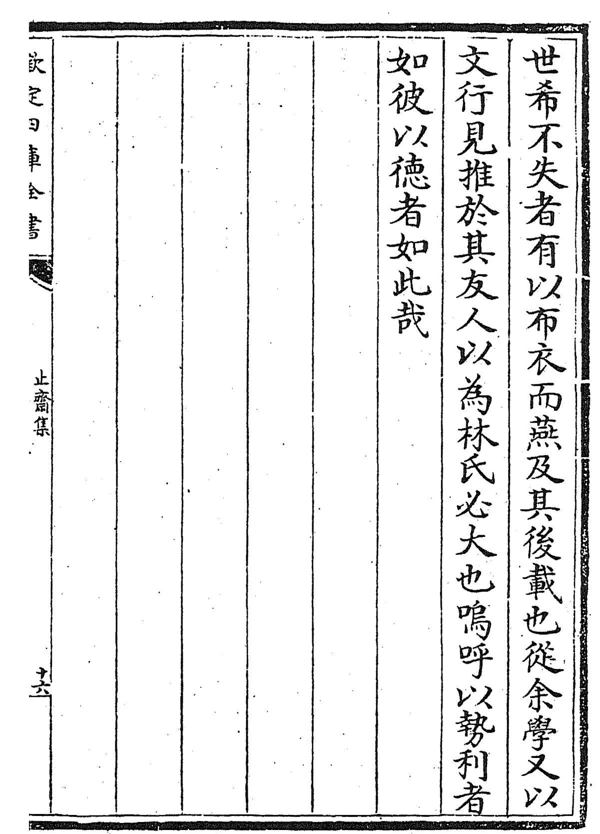
人者在母旁傴僂怡怡唯謹退而論經史或世務即不
相取下語聲驚四鄰喬年有詩易學晚而好尚書其為
文雅潔而善道實事最厚陳公少南子從之游女以嫁
其友張仲謹喬年雅不樂舉進士少南先達復以說春
秋觸忌諱流落嶺表以死喬年遂與沈東美謝叔望諸
君修先生故事保丘墓善風俗自號允光居士然至感
憤為詩每一篇必曰憂邊云云紹興之季後進多宦達
及言高尚有舊隱典刑但曰喬年其所蘊抱人未必盡

知之也娶葉氏謝氏皆逮事曹夫人喬年以乾道四年十有一月戊辰卒享年七十四葉氏先四十三年而卒謝氏後十五年而卒各一子其一人葉氏出者是為仲損字炳之余及識其人恂恂而有守能世其家者也娶東美之子夫婦自以家法相賓友人之見炳之者則曰是侶喬年見沈夫人者則曰是侶東美也其親戚相馴染率恩勤侶兩家吾里中人時節相問饋不絕有弔慶事父兄子弟皆至欣戚盡其情者必兩家也喬年以事

出母空窮不恤炳之與婦沈服勤米鹽以盡歲晚之歡
初萱堂成士大夫多樂道之者至炳之祖子孫事其親
如一人謂之萱堂林家云炳之以乾道七年三月癸卯
卒年四十有九沈氏以淳熙十二年十有一月戊寅卒
年六十有四三子幬載鼎鼎早卒一女適新福州古田
縣主簿徐宏其一人謝氏出今仲愚也二子昕充蓋新
歸墓先生之卜葬其父也以嘉祐母以元符相距四十
年後七十有一年為乾道四年十有一月甲申而喬年

祔又五年為乾道八年十有二月丁酉而炳之祔又十有二年為淳熙十年十有一月乙酉而謝氏合於喬年之穴又四年為淳熙十有三年四月癸酉而沈氏合於炳之之穴凡一百二十有九年之間三兆六柩而幾老之子諱壽孫字稚仁孫興祖字慶之醇老少子諱時可字叔遇孫諱誠之皆以序從葬墓下而不得其行事故不著餘則祔梓輿

陳某曰元符至今百年間天下亦多故矣自公侯將五



世希不失者有以布衣而燕及其後載也從余學又以文行見推於其友人以為林氏必大也嗚呼以勢利者如彼以德者如此哉

止齋集卷四十八